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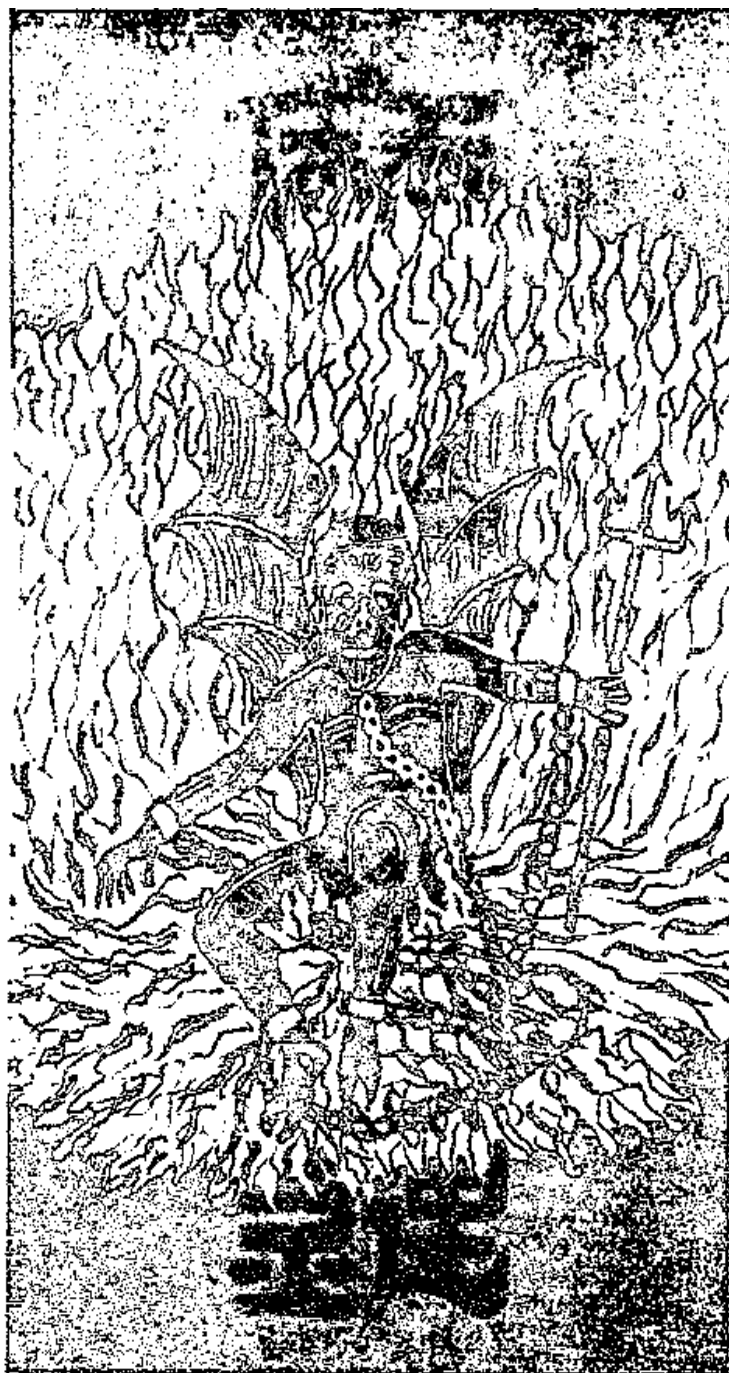


魔鬼的鎖鏈

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印

北平主教滿准

北平西什庫遺使會印書館印





西班牙公使

因他的提議出版此書

Exmo. Señor Don Justo Garrido y Cisneros

Ministro Plenipotenciario de España

en China

A cuyos alientos y generosidad debemos

La Primera Edición.

序

名人加尔德容的杰作，现在已经初次由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了。加尔德荣是有名的文学家又是戏剧家，不但在西班牙是第一等的人物，就是在全世界上也是名流。他是十七世纪的人，他以很体面的诗词写成了他的有兴趣而又意味深长的著作。现在我把这出剧《魔鬼的锁链》，就如西班牙文学中的一朵鲜花，献给文艺擅长的中国人民；同时也希望以后，诸如此类的还能多献几朵，因为真正文学是当普及全世界而利益人群的。这次翻译的时候略有更改的，使能与中国人民的性情相合。《魔鬼的锁链》这出剧，也是一出辩论宗教剧，因此，希望在学堂里，尤其是在修院里，不但可以念，而且还可以表演。翻译此剧时，经过几位中国教员以很体面的官话帮助了我们。

《魔鬼的锁链》

登场人物：

圣巴尔多禄茂

包赖蒙皇帝

陶明——包子

雷嘎——包侄

周希——包侄)

魔鬼

和尚

老者

学者——三四人

罗兰——陶明的仆人

希包——陶明的仆人

福林——陶明的仆人

李唐——陶明的仆人

第一幕：

亚马尼亚京城，陶明太子被拘禁的地方，临海的一所楼房。墙壁倾圯，门窗零落；室内，陈设简单，幽岑寂窗；外，林木苍郁，鸟歌时闻；林尽处，海波隐约可见；潺击岸声，时时随风吹来，青空里，沙鸥明灭，飞翔林表，幕启时，陶明黑衣长发，容颜憔悴，当窗危坐，福林及李唐侍立左右：

陶 明：你们去吧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倒安静。

李 唐：我们那能离开你，一个人，弧单的。

福 林：你一个人不太冷清吗，太子？

陶 明：（迟疑，若有所思）我生来命苦，一年到头过着苦日从没有一天的快乐；人全不了解我，同情我；我的赤诚，真挚，换来的只是冷酷的讥讽。你们走吧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倒安静。（作沉思形状）海上的小鸟，水里的小鱼，全有他们的自由，安适的生活着；我的行动，却受人监视在这阴冷的牢里。啊！天是这样碧蓝，海是这样明媚……这牢狱生活，真没意义，还是赶快结束我这愁苦的一生吧！（愤激状）我要剖开自己的胸，拿心给人看；我要割下自己的头，换人一滴泪；啊，我要……

福 林：啊，太子，安息一下吧，你太感伤了。

李 唐：不要这样焦急吧，总有一天万岁心回意转。啊，太子，忍受一时吧。

陶 明：忍受，如何忍受起呢？我日夜的希望有个转机，有个出头的日子，这样从春望到秋，从叶落望到花开，望到地老天荒了！我知道，这冷凄的牢房是要断送我一生的岁月的。

福 林：太子：你心里有这意思，是很不好的，您该用理智把牠压下去，仔细的想一想。

陶 明：不，不，不，什么理智？理智是陷入于更痛苦的恶魔，有许多危险可怕的事，不想还好，如果你用理智想一想，就更觉得危险可怕，倒不如什么也不想？闭着眼睛死去的好。

李 唐：到底……

陶 明：（愤慨状）不要说啦？你这纠缠不清的东西，滚开，我要一人安静些。

福 林：我们走吧，让太子休息一下（福林、李唐同下）

陶 明：（立起，慢步室内。）啊，天帝，现在我要问个清楚，求你解答一下；我这愁苦生活，忧戚岁月，是你乐意的吗？是你圣明的天帝，在同我计较短长吗？天上的飞鸟，田里的狐兔，全受着你的爱护，飞翔跳跃的过着适意生活；我却囚在这阴森的牢里，晒不着阳光，吹一不着和风，冷戚像墓厅里的尸体！啊，天帝，是我不检点的行为，激动你的义怒吗？我懒怠的习性，有负你的恩宠吗？啊，天帝，你忍心责罚我吗，一个邈小的人？……（谛听有间）啊，你不屑垂怜吗？啊，天帝，你是遗弃我了？……天帝，我对你疑惑了，你是大公无私么？我是罪人？为何这样待我？你若不公正，世人为何都崇拜你？你凭何接受？啊，我，一个可怜落难人，受尽凌辱，吃尽苦辛，在这惨酷的人间，全找不到些微同情，慰藉，好！我不要天帝的解答了，连天帝都是势力眼，这非人的牢狱生活，几时才能逃脱呢……我不领你的情了，我要呼求地狱的神，如果牠能令我恢复自由。我心我命我灵一切都为他，奉献给牠。

闭 幕

注：这里所谓天帝，是从前东方人对一种神的称呼，与天主无关。

第二幕：

（陶明的卧室一几一榻，帐幔零乱，什物杂陈；光线幽暗，空气泥浊。幕启时，陶明伏几作睡状，魔鬼缓步登场。）

魔 鬼：长发披肩，须髭满颊；衣黑长服，着道士冠；走近陶明，以手拍其肩：扰君好梦，恕罪…你的不幸，实令人同情；你既有心求我，我更不忍坐视了，领君奉献愿救君苦难。

陶 明：（惊惶状）你，你是谁？很面熟呢？啊，是亚司答劳神吧？听说那神是这样容貌呢，我又象是在某庙中见过似的。

魔 鬼：我听人祈祷，受人膜拜，光荣不亚君王，尊可贵比天帝，以慈悲为怀，救人苦难，以酬民众虔诚之信心，人民多以为是庙里的那尊神像做的，其实都是我，那像不过是我的借体，现在由你的信心，见到你的哀愁，无辜受难，心实不安，好了！你愿意什么请你说，现在我要帮助你，完成你的一切愿望。

陶 明：你！你的话真真…动听，可是，你的面容，的确有些怕人呢。我处境的可怜，一时说不好要你如何帮助我，说来，是天帝在捉弄人，作难人，使我投生在这帝王家，却又铸定我过这猪狗的生活。啊，不仁的天帝，你惯会拿穷人开心！事情是这样：在我落生的那天，国王要知道我的运命，就招来许多预言家，求他们论断一下。这些无事生非的预言家！说他奇怪！像疯狗似的，一口咬定我的星像主凶；说我秉政时，外敌侵扰，内乱迭起；天灾连年，匪盗如麻，道德日益沦丧，人民将遭大劫，这一套话，国王给吓傻了，他当即到我死罪。岂实，死有什么，比受苦要好的多，可是，他又变卦了，把我囚在这里，过这无期徒刑的日子，是今天早晨，我听说国王的两个侄子来到这里，要继承王位；这一来我是再没见天日的希望了！这样蛮横劫夺，怎不使人愤慨呢！啊，我感谢你，对我这不幸的人同情。我要打破这牢狱，杀进宫廷，拼个你死我活；夺回我的王位，这时我要感谢你，奉献一切，即便是死，也要死个痛快。啊，这可恶的鼠辈！

魔 鬼：（掩面冷笑）你太兴奋了，其实！这有什么呢，对这无耻的败类？在一分钟内我能扫穴犁庭的把他们铲除净尽。不过我有的是自然的法子，无须如此。（背面作自语状）是天主不让我随便啊……（转向陶明！只是！我真乐意与你共荣唇，同生死；我是希望我们的灵魂相结合呢。啊，你，你能把灵魂信托给我吗？

陶 明：（迟疑，有难色）灵魂？只要能争这口气，我是无所顾惜的。

魔 鬼：（胜利的欢笑）你这冤屈，真令人同情；可是，不要忧心了，你的苦难就完了。我要你的父亲，自动的恢复你的自由。你父亲的两位佳子，是你叔父亚司打翟的儿子，本是弟兄三个，为了王位的尊荣，倾轧陷害，相持不下。现在你父亲以为你不能接位，就把这两个弟弟招来，一名雷嘎，一名周希，可是，我要他们把王位拱手让给你。你懂的我这葫芦里的药吗？不瞒你说，犯到我手下的，是活该倒霉呢；你父亲的这两个侄子，原是双生子，但是两人的品格容貌全然相反。周希是生来的土混，开娼聚赌，胡作非为，真是独霸一方的恶太岁呢，雷嘎则举止文雅！羞怯的像个女子，他整天的埋头读书，研究事理，其他一切（不）晓。就是他俩生时，没人知道谁大谁小，因此你父亲的王位，谁也不让谁，朝臣有左袒的，也有右袒的。各有党派，互相争斗。你父无法，只好以品格的好坏，才干的大小，来决定谁可继承王位。其实，说到登极即位，真是谈何容易！这两个癞蛤蟆真是作梦的！你放心吧！现在的情形我知道，两人的品行我明瞭，你把愁云散开吧！算你的眼泪流够了，我自有法子叫他二位推你接续王位。

陶 明：啊哟，原来…还有…

魔 鬼：还有什么？

陶 明：你的才智，真令人拜服。可是，你不是同情我吗？能不能给我个机会看一下这新来的两兄弟呢？你肯援助我吗？我是否在作梦？

魔 鬼：看这两个癞头鳖有什么难处呢？（侧身自语：地府的鬼族，你们协助我吧，我一定阻挠耶稣的福音，吹进这片净土。（转身向陶明：你转过身来，向我手指的那方看去，那不就是周希吗？（此时，将演台中央预置的布幕开启，露出巍峨宫殿前一角，周希手持利刃，对一仆人威吓。

陶 明：是，是，真是奇怪，他杀那个人？（自语：你嗜杀混徒，是你要夺我的王位吗？

周 希：（怒视仆人）你这折烂鸟，非给你点苦头吃不可。

仆 人：（跪地哀求）大爷的鹰…鹰起了翅不回来，是我…我的错吗？

周 希：你这猪猡，好吃懒做不用心喂它，饿跑了还不认错，你们光服事雷嘎脑，我的事一点也不管，你这杀千刀的臭货！真可恶极了。

仆 人：大爷的鹰是要…要回家的…我我并不认识雷嘎脑，

周 希：嘿，天帝知道，只要我一天穿上黄袍，你们这类瘪三是全要宰来喂狗的。

仆 人：大爷，还是不要拿天帝的名子来咒骂吧！

周 希：只有你们这下流东西会信神；我吗，我自己是天帝，我要罚你下油锅，给油炸，炸到吱吱作鬼叫。嘿，拿天帝来吓人！你这坏蛋。你的天帝有灵，使我害病，瞎眼，给你这狗东西登极称帝。

魔 鬼：（低头沉思，自语）这土鳖倒自己找上门来。好天主既许我恐吓利诱人类，正好就这机会，给这东西个嘴脸看看，使他瞎眼，逛逛黑暗世界，将来他到我庙里烧香，再给他复明，这样，他信赖我，耶稣的徒子徒孙是再没法可想了。

仆 人：呵呀，大爷，少说吧，这样不吉祥的话。

周 希：放心吧，你的天帝不会使我瞎眼，你即帝位的。（这时，他忽失明，惊悚，趋行数步，倒地。）太阳呢？天黑了吗？是我在作梦吗？（匍匐摸索。）

仆 人：怎么啦？你说什么？现在！还不到中午，天那会黑呢；大爷非在作梦呀！

周 希：（焦急如狂，挥拳跺足。啊，我真瞎眼了；天帝，我说错了。这黑天黑地的，我如何过日子呢！（仆人走近周前，扶之下场，小幕闭。）

陶 明：天帝的神威！可恶的暴徒，这样下场，原是罪有应得，只是太悲惨了！……啊；我心慌了。

魔 鬼：不要心慌。你看那方雷嘎正同一位和尚谈话，我倒要听一下他们讲些什么。（小幕启，雷嘎与一和尚正在高谈阔论。）

雷 嘎：……我的这册书，是我常常看的确是道深源微呢，论到神明，天地，动植……到底我不其奥妙，你是明白事理的你给我解释解释。

和 尚：这书是什麽名字？

雷 嘎：是《创世纪》呢，原是犹太话。

和 尚：这书第一章说些什麽？

雷 嘎：我念给你听（高声朗诵）天主造天地……

和 尚：得了，作书的人没说明是那位天主，他的见解言论，真是模棱荒谬呢。

雷 嘎：我也有点疑惑，但我想他的意思，是说我们的天主，是只有一位的；他全知全能，尽美尽善，创造这美丽的天地，原覆载我们人类。

和 尚：别念啦！他是否认其他神灵的，连亚司答劳神也在内；真是笑话。

雷 嘎：就为此我才喜欢看它，而且别的哲学书上，也多主一神论，同这书的思想，正相吻合。并且，我坚信创造天地寰宇的神，是该只有一个的。再听我给你念下去吧：地当时是空虚的，各处黑暗无光。天主的神气濠在水面上……

和 尚：这些我一照也不懂。

雷 嘎：我也是一样吧！他说天主的神气来在水面上……真有点古怪了。

和 尚：这作书的人说梦似的讲些傻话，一点凭据也没有，我想一定是个没学问的人。

雷 嘎：不，他确不是随便说话，能证实呢，你听我说给你。

魔 鬼：（倾耳静听，忽如有所悟，低声自语：）这冤家确有点难缠，还想拉拢我的徒众；好，我让你成个哑子，有话说不出。

雷 嘎：他说：天主是全能的，所以该只有一个，是确一的。

和 尚：你往下说吧！

雷 嘎：（口吃，言不成语）我，又；±…勺又…又 … x 不…勺…

和 尚：你怎么啦？

雷 嘎：我…想说…话可…是舌…不由…我（即时指手画脚，苦闷恼丧，讲话像念经的喇嘛僧，字语不辨，尽打手式，…勿义…𠂇又尤…𠂇 么…

和 尚：你倒是怎么啦？哎呀，他怎不能说话了呢？尽打手式？他看天看地又看我？

雷 嘎：哎呀？我要成哑吧！这可怎好？我想说什麼还得用手比画，这样活着可真急死我，我到死也不能说什么，呀！（上边说须用手式表出，后和尚、雷嘎齐下，小幕闭。）

陶 明：真可怜，一个人变成哑子！这是乱臣贼子的报应，谁要他夺帝位呢。但这两个光景都太可怜了，我心里直不好受？

魔 鬼：（傲慢的微笑，言谈间颇露骄矜之气）可怜吗，这是我罚的。这两个囚徒受点小苦？因他相反我，我是慈仁的，我还叫日后，他们盲者复明，哑者能言，只要我乐意，你看我的权柄若何。

陶 明：（跪地，不敢仰视，语音颤抖）威灵显赫的亚司答劳神，我是你的信徒，生前死后，全愿虔诚的供奉你！

闭 幕

第三幕：

亚马尼亚城里，亚司答劳庙附近，庙前草坪广坦，佳木葱茏，三五人家，散点左近庙宇颇宏丽，楼阁台榭，巍森凌云，暮启时，罗兰及希包，同步坪上。（罗兰哭泣。）

希 包：（以手挽罗兰，作亲匿状）好兄弟，为什么流泪，是谁欺压你？

罗 兰：谁？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你不要理我吧？

希 包：说给我听，好弟弟，我几时得罪过你？

罗 兰：还不是你话多嚼少的调唆和尚，可不是一次啦！使他同我呕气？我三天没得吃饱，也没一滴酒到口！

希 包：我调唆和尚？天帝知道，我从不给人使坏着，没得喝酒也哭，你真小气，论起还是你对不起我，现在圣上太子都不喜欢我，因为你我倒十天没吃面包了呢。

罗 兰：你饿的利害，你现在能吃几斤？

希 包：能吃几斤？二十斤我想也吃不饱。

罗 兰：我，二十斤？三十斤也不够。

希 包：嗨！没办法，光说能饱么？我要去到亚司答劳神庙烧柱香。求求他去呢。

罗 兰：好！我也去，这法子最好，烧烧香，求亚司答劳神他常显很多灵迹呢，我均求他，他一定管我们的事。

希 包：你去干什么？

罗 兰：我乐意去。

希 包：好！那我们两人一同去。（希抱罗兰行至庙前）

希包、罗兰齐云：我们就在这里求吧？

罗 兰：亚司答劳全能的神……

希 包：世人都朝拜的神都敬爱的神……

罗 兰：可怜看我……

希 包：可怜听我……

希 包：我的……求你，因为兜里一个大钱也没有啦！

罗 兰：你给我想法子……

希 包：你给我想办法……

罗 兰：饿我的肚子……

希 包：装满我的兜儿。

希 包：如果你给……

罗 兰：如果你听……（这时远处忽闻人声，渐行渐近，二人惊起）

罗 兰：是谁在那里讲话，语音怪熟习呢？

希 包：（作谛听状）啊，是陛下呢！我知道了，万岁一定为他的两位侄子一瞎一哑，来求亚司答劳神的。

罗 兰：那么我们走吧！咱们的神没工夫了。

希 包：不，我们更好躲到庙后。看他们怎样求神，我们学一学（两人急走，隐入庙后早布成的假林林中，包赖蒙皇帝，周希，雷嘎，和尚及乐师数人同上，行至庙前。）

包赖蒙：我们来这里进香，要求亚司答劳神庇护，国太民安，五谷丰饶，皇嗣有定，周希要真心悔过，求神灵宽恕，使盲目复明，雷嘎也要许给神灵；以后虔诚供奉，不敢或懈。

周 希：只要能看见，我一定痛切改过，真原供神，我愿把一切所

有，全献给这庙，以报神恩。

包赖蒙：雷嘎也要对神发誓，只要病好，愿重塑金身，真心皈依。
（雷嘎指手画脚，仰首视天，言不成词的喊。）

和尚：我懂清他的意思，他是要求创世纪上说的什麼天主，来治他的哑病。

包赖蒙：能够只有一个全能的神么？不能，雷嘎，你就求亚司答劳神吧，没有别的全能的神，微开庙门。（这时，由和尚开启，
（向和尚）乐师作乐。（向奏乐人）露上高居座上的神像，乐师齐歌。）：

谢上神，无极恩；
布斯土，泽期民；
风调雨顺五谷饶，
国泰民安大地春；
谢上神，无极恩，
祈上神，多赐福，
怜贫病，救无辜；
苦海无涯得安渡，
出诸水火登乐土；
祈上神，多赐福。

包赖蒙：（上香跪拜）我神，哀怜你的信徒吧，为了国家的前途，人民的福利，我把生辰不吉利的亲子黜免，召来这两位侄儿继位。可是，因了触犯神威，这两人又盲目哑口了，为了民众的福利，我求上神宽恕他们吧。

周希：圣明的神灵。哀怜你的罪仆吧！我痛悔前愆，行为的不谨慎，言语的不检点。我以后要努力自新，以体神恩：你慈悲的神灵，怜悯我罪人吧。

（这时，乐师再歌谢上神……一遍。魔鬼于像后，探头出，俯览众

人，且自语云：到神施爱权柄的时候了，不过雷嘎那难缠鬼，并非是我求，但念他好了病，与我也好，能哄人信我的权柄是很大的。叫他也好吧。语毕即退隐像后。歌息，魔鬼于像后发言。）

魔鬼：我神怜贪恤弱，济世活人，视众民如子女，眷爱无微不至，然冥顽强徒，桀傲恶混，竟敢忘恩负义，辱我神明，是不得不严加惩罚，以警效尤。然我神宽大为怀，不念旧恶，如诚能悔过，努力向善，我神无有与以自新之机，现在周希同雷嘎既悔过了，我神就免除你们的苦难吧。（魔鬼发言时，众人倾耳听听，呆立如木镌泥塑。）

周希：（盲目复明，欣喜如狂），谢神恩我又看见天日，谢神恩，我的眼睛复明了。

众人：谢神恩，谢神恩……

和尚：谢神恩，谢神恩，我们的亚司答劳神。

罗兰：（在林中喜复现忧色云）：谢神恩，也给我治治我的肚子饥吧。

包赖蒙：雷嘎，你能说话了吗？怎么？你发痛悔么？怎不谢神恩呢？

（雷嘎呆立不语 看着头上的天花板）旋语云：我没求他呀；我求的是诸因之因万有真原。

魔鬼：雷嘎，我神赦免你了，以后要真心痛悔吧！我神权威无限，主宰人类生死祸福，以后你要用心自处吧！

和尚：亚司答劳神就是万有真原。是他赏你能说话的恩典。谢神恩，亚司答劳神。

众人：谢神恩谢神恩……

雷 嘎：虽然是他给我去了这神障碍，然而我还是有些疑惑。

罗 兰：（又在树林中与希包云）希包：你看这神显个什麼灵迹，真不算什么，咱们也求求他老人家给咱俩治这肚子老瘪的病。

希 包：呆着你的吧！你瞧皇上在这里，你个小讨吃的嚷嚷什么！

包赖蒙：圣明的神灵，你这样慈怀佛心，救人苦难，要我小民做什么呢？放生吗？塑金身吗？造俘屠吗？

魔 鬼：我前要你释放太子陶明，使他恢复自由。

包赖蒙：是因了他的星像坏，才把他关在房里，上神既这样哀怜他，就即日释放他吧。

周 希：威灵的上神，要我兄弟们做什么呢？传扬圣德吗？重修大殿吗？

魔 鬼：你俩兄弟要把野心去掉，使陶明做太子，一人为他的使臣。如仍迷恋富贵，贪图福利，我神是要从严治裁的。

周 希：我是他的侍臣，我放他去。

雷 嘎：我该当服侍他，我去放他。

和 尚：陛下，不用二位少爷争去，我去给太子报喜吧，我因着神和皇的名义去放他，他一定感激聖德呢。

（这时，空中忽然歌声，由远而近，凄厉悠抑，哀痛欲绝，众人无不肃然起敬，倾耳谛听）：

生前做补赎，死后得天堂，
天堂福乐乐无穷，
地狱神火火焰凶，

乐无穷，火焰凶，
将来终向早决定：
天堂，补赎；地狱，虚荣。

包赖蒙：是谁在唱呢，歌声是这样的忧凄？

周 希：这歌声像一枝枝的利箭，刺的人心痛呢。

雷 嘎：啊，这歌声像是从空中飞来，哀凄嘹亮，悠扬婉转，是这伤悼罪恶的人生呢！

希包、罗兰（作警听状）云云：嗨！希包：这是什么声音？我们听了这声你看大家都害怕了。

魔 鬼：（自语）：这使人心悸的歌声，这使人忧伤的歌声；这人一定是落魄的文丐，再不然就是图谋不规的浪人，（少停）啊！是他一定是负有那县的使命；来宣传福音，阻扰我工作的道安的。好来吧；来也晚了，我已将众人哄服，我就是他们的天主了。

（皇上将要回宫，陶明及和尚入场。）

陶 明：父皇慢走，孩儿见驾。父王，我今天应感谢亚司答劳神。也该感谢你，因你听了他的话赏我出来啦；且告诉父王在街上呼喊的怪声。我知道他是谁，因为我刚才听了他的声音。且见他在大街上围着一群人，他在中间演说，我见了我真吓了半死……这时雷、周在旁插话

雷 嘎：太子：我是须一个服侍你的。

周 希：我的太子，我是你的须一个护卫。

陶 明：……那人中等人材，雪白的胡子，长发中分，很像纳匝肋人，口音洪如号筒，柔和中带威严，面容庄重，头上撒着灰。像是把他假仁假义的形态掩饰着了。身体又干又瘦，身披麻袋，

腰束麻绳。父皇，他要来这里，他一定来。所以我这样清楚的描写他，我一见他就害怕。

（这时，歌音又起，且闻脚步声，行于庙前林中。）

为救赎人类。
耶稣钉十字架了，兄弟们呀，
我们还忍心犯罪吗？
为救人灵魂，天主要我们合作了，
兄弟们呀，我们还不自救吗？

陶 明：啊，父王：你看，他要来啦；那不是他吗？

（歌息，圣巴尔多禄茂走近庙前，与众人相见，圣人中下人材，衣黑裾，系皮带，披发，长须，面容憔悴，体瘦如柴，拽长杖，杖端有苦像，众人惊慌失措，相顾失色，巴尔多禄茂唱歌如前，为救人类云云。）

罗 兰：啊哟，他的面容是什么样？

包赖蒙：你是海里的怪物，被海水吐到陆地上了。

雷 嘎：山里的东西！瞧你这样，山石怎么生的；大概是畜类带人形，要不然即是人长了畜类样。

周 希：你是有理智的风云？你的声音象是打雷，震得我抖擞。

陶 明：你是幻影？怪形？再不然是梦？

包赖蒙：那一个错道儿把你领来了？

雷 嘎：那一回地震把你滚到这儿了？

周 希：那一个雷震出了你？

陶 明：什么幻影把你显出来？

包赖蒙：（颤抖不成声）你是精怪，还是神灵？是妖魔的野僧，是贫病的文人？这是亚司答劳圣殿，你也该求神保佑，得病之愈，劳之息，苦之安，忧之慰，啊， 你……

圣 人：我要毁掉这泥像，驱逐这妖魔，不许他在这里作怪，你们都是他的奴隶，我要传播福音，救你们的灵魂，这福音是天主真神的福音。你们敬的钢铁泥像的神，不是真神。天主真神是独一无二的全能全智全美善，一体三位。第一位是圣父，生于无始之始，自有的，从无始生圣子，无始同圣子共发圣神，是无始之始全能的原，于有始化成天地神人万物。为救赎人类，复遣其子降生。第二位是圣子，从无始生于圣父，同圣父共发圣神与圣父同体同智同能同善是天地神人万物之始，为救赎我们自愿降生为人。第三位是圣神，从无始发于圣父圣子与圣父圣子同体，这是真正的神，是祂自己默启给人的。你们这偶像完全虚假，魔鬼藉在里边说话，我哀怜你们在黑暗中，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，听不到天主的福音，却给魔鬼跪拜，啊，兄弟们，我哀怜你们……

包赖蒙：你这孽障，竟污辱起亚司答劳神来了，不怕烂掉舌头？

周 希：你的思想真是荒谬不备，还给我们胡讲什么呢？

雷 嘎：别这么说，咱们不懂人家说的什么，为什么得罪人家？

包赖蒙：什么懂不懂都是致死我们的话，污辱亚司等劳神的话？

圣 人：我只知道尊崇天主，敬爱世人！今天特来介绍给诸位得长生免死亡的道理，更不晓得什么亚司答劳神，今天倒要领教一下。

包赖蒙：你为叫我们得长生？也罢，但我问你，我们的神能使盲者复明，哑者能言，威灵显赫，保障一方，显这么大的灵迹，为什么你不叫我信呢？

圣 人：这不是奇迹，我说给你，魔鬼先前本是天神，但牠现在还有牠先前的大能，所以有法子阻挡人说话看东西更有法子消失自作的阻挡，算什麼奇迹呢，如果他是真天主，我是天主打发来的请牠在我跟前说话吧。

魔 鬼：一定我要说话。

圣 人：(以杖指神像，杖之顶端，吐出火链，长尺许)你这丑陋的东西，真要这里作起威福来了，我以天主的名义，用这锁链桎起你的身体，使你挣不断。

周 希：赫赫威严的神，你的名应发展传扬普世，请告诉此人要的是什麼？

魔 鬼：啊哟……我不能说话，火炼制我，我不自由。

圣 人：我要你离开这像(以杖击泥像，魔鬼啾啾作鬼唬。

魔 鬼：饶我吧，我再不敢了，我走啦(此时木偶的四周冒出黑烟狼狈而逃)。

圣 人：你们看这才是灵迹吧！我能叫你们的神不能说话，这不是更大的灵迹么？

周 希：这灵迹恐怕是邪法吧？因你们加里来人好用邪术惑人的我把你杀死(作要打式)。

包赖蒙：这妖孽竟造谣惑众，污辱亚司答劳神，是必遭天罚的。

陶 明：是他得罪我们了，因为他来给我们宣传一个新神的诫命，我们并不认识那个神，谁都知道从前诺厄的船停住在我们的国境，从那时我就敬神这是我们国家的光彩，我们从未敬过别的神，如今他来要我们敬他的新的神，我们岂能容纳他呀。

圣人：对了诺厄的船停住在贵国，因此境内有冈的后代，冈被他父亲咒骂了，他的后代都容易作恶，你们是被他们的累了。

包赖蒙：别听他的别听他的。

周希：不听，不听，杀他，杀他。

众人：杀杀……

雷嘎：别杀……别杀，他没得罪我们呀。

圣人：再见吧；亲爱的兄弟，我原谅你们的过错，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​​么，你们岂能杀我，因为时候未到了。（言毕圣人挥袖而去，攸然不见）

罗兰：哎 呀，飞……飞了…… 给我吓掉魂儿了。

希包：你还有魂呐。（二人下）

包赖蒙：这妖魔准有道行，青天白日下，竟能隐身遁形，啊，这妖魔……大家跟我来追他（包下）

和尚：我若杀了他来做祭品。（和下）我们不要放他逃去，那怕他飞到天上。（飞奔下场）

周希：我愿意捉住他，但是，我既是陶明的侍臣该先办陶明的事务。（下）雷随！这人必真不平凡，他把亚司答劳神给赶走了，并且说，尊崇天主，敬爱世人。啊，这‘天主’是否就是创世纪上说的‘天主’呢？待我赶上他问问是否我当常推想的万有真原哪。（下）

（闭幕）

第四幕：

在皇宫内，正北为大厦，东西配有厢楼，金碧辉煌，画栋雕梁，院宇颇宽敞，杂植花木，幕启时，雷嘎闲步花阴，周希则呆立院之一隅，若有所思，二人虽同在院中，然以花遮柳掩，实不相见。

雷 嘎：（自语）那来去无迹的怪人，自从遁形逃走以后，竟杳如黄鹤，全找不到半点下落，虽是国王要逮捕他，谋害他，却是无从下手啊；然而他的歌真像深夜的钟声，使有智理的人觉悟混沌的人生，知所警惕呢；他说的天主，说的耶稣，好像在哲学书上也曾讲过的，可惜我当时怯懦，不曾问他个究竟啊，何处是他的家？荒山？古刹？我心里的疑团，这关于人生的疑团，要几时才能解决呢；我想捐弃一切，终生探讨这问题，可是，我又要辅佐太子办理国政；啊，我……嗨！

周 希：（自语）我真惭愧，这样卑鄙的活着！受人的鸟气，挨人的凌辱！至甚那肮脏的怪人，竟在我面前殴打起我所崇拜的亚司答劳神来了。啊，几时这怪人不就捕、正法，我是寝食不安的，我愿牺牲身家性命，与这怪人一拼。可是去得没有踪影，我又如何遇着他呢；并且，我要服从神的圣意，作陶明的朝臣或如何是好啊！

雷 嘎：（自语）啊，只要我到那希特的怪人，我这一切的疑团就好解决。

周 希：（自语）只要杀掉那怪人来做祭品，为报亚司答劳神的仇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（陶明偕福林上。福林口歌小调，陶明则若不胜忧戚者。）

福 林： 唱着歌儿他来了，
倡新教门；
挥挥袖子他去了！
污辱我神；
急速捕获他吧，

那怪人杳渺无踪。

雷 嘎、周 希（闻歌，瞥见太子，急趋前致意）：太子好，来这里散散步么？

陶 明（向福林）福林，你真高兴儿，总是不歇嘴的唱着，我的心忧闷的很，啊，我的心……

雷 嘎：要他唱吧，太子听他歌唱可以解解苦闷吧。

陶 明：离奇事真使我心愁闷那还有心听唱呢。

周 希：怎么！太子，您的自由不是恢复了么，正可以欢喜欢喜。

陶 明：这个自由又有什么人生的乐趣！

周 希：您在王宫里位高爵尊，吃穿都是最好的，无论何事，为所欲为，怎么说没有人生乐趣？若比那失业小民岂不是天渊之别了么。

陶 明：你不懂喔，你想在王宫里就不是监狱么？瞎！你别说了，我这愁苦的心，几时才能安闲呢。啊，那怪人，那污辱亚司答劳神的怪人，他的行动是那样的神通，隐身遁形，霎时不见踪影，啊？我几时不把这妖孽擒来，给亚司答劳神报仇，我的愁苦是不能去掉的。

雷 嘎：啊，不要太忧闷吧，我看那老人虽是来去飘忽，但他的歌，他的话，不见得就是荒唐的，并且，他的歌声使人惊心动魄，感觉愉快。在哲学书上也常常说到天主圣三这名子，可惜我学识浅簿，懂不清这道理，只要我有机会服侍太子，多读些书，或者这个道理可以懂，至于邪说异教也决不能行于国境了。

周 希：啊，太子，那癫狂的怪人，真是罪不容诛，不但妖言惑众，并且凌辱我们的神，如果不把他正法，以警效尤，结果，必致人神共愤，民心离异，社稷垂危，国将不国矣！我幼年即习武艺，最好太子使我练兵，便国家壮丁习骑射执干戈，一旦有事，全能

上得疆场，这样，国土宁静，夷狄来朝，这种妖魔怪人，自知敛迹息影，不敢捣乱了。

陶 明：你们的策略，全能治国安邦，齐家济世，只是远水解不得近渴，于时艰无补，你们要知道是亚司答劳神的爱怜我才恢复了自由。你们盲者复明，哑者能言…这昊天罔极的深恩，我们宜如何善体神心，图报万一呢；可是，我们的神是叫那怪人般凌辱了，并且现在国王忧思焦虑，寝餐俱废，虽是挨门按户的严行搜索，甚到鼠穴鸠巢也找到了，全不见那怪人的影子，你们既敬神忠君，赤心为国，那么我就把这案件，委托你们办理吧，将来，怪人被擒，我还要慰劳你们，自然，你们日后的去留，也要以这次的成功失败来决定。

周 希：（喜形于色）就这样办吧，感谢我们的神，给我这个机会来为国服务，我相信，有我这身武艺，任这怪老躲到那里，我也要把他擒来，我要找到玄女的凌霄殿，龙王的水晶宫，啊，你这鳖，我看你有多长腿……好，就此告别太子了。（下场）

雷 嘎：啊，太子我不敢夸口，不敢接受太子的吩咐，我相信那老人非等闲者可比，并且，他所讲的道理，我们也不彻底的了然是否真神的道理，也并不见得他是荒诞的败类，所以此事万不可不慎重些，若能把他擎着，倒要问他究竟有何意义及宗旨，这是要紧的，不过我是不敢冒然应承的，除这事之外，我真愿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的为太子服务呢。

陶 明：我不了解你，对这怪人如此敬畏啊……你不感念亚司答劳神给你治病的功德吗？你不想到自己的前途吗？

雷 嘎：那老人以天主作护符，我不敢反对天主，虽是我还懂不清他的道理，并且，亚司答劳神既是神，也用不着人给他复仇雪恨。

陶 明：啊，雷嘎，我看你还是从速看手办案吧……一个枯瘦的怪人，衰老贫病有什么可畏呢；这次的失败成功，决定你一生的前途，在这样的立场，岂可坐失机会。

雷 嘎：请太子哀怜吧，我对于这事是没用的人，但是辅佐太子，治理国政，我是勇往直前的。

陶 明：（现不悦色）遇事退却的鼠胆人，有何用处，你没法子，只有看周希成功了。（下场）

雷 嘎：（蹀躞花径柳阴，时忧时喜）天地万物，不能无中生有，必有原始，创世纪说天主创造天地日月星辰……这分明说天主是万有之源，无始之始，那个老人说的天主……天堂……地狱……在哲学书里全能找到根据，并且，他承认是传播天主福音的。那老人说的天主，是一体三位，并且，说 耶稣也是天主。啊，这微言奥意我几时才能懂透呢？并且亚司答劳竟遭那老人驱逐，全不敢反抗。这一切全明证创世纪上说的天主，同那老人称道的天主是一个。啊，怎麽？这件事，在脑海中所不能忘掉呢，或者这是真神的指引，光照我心灵麽？啊（作惊骇状）是谁来了？谁？（这时，花阴深处，偶闻人声，叙语交谈。）

和 尚：只要捉到那妖孽，一切全不成问题了。

包赖蒙：捉到他？真是谈何容易，城里全找遍了。

雷 嘎：哎呀是陛下来了，我最好躲避开吧，若是，他对我说甚么，恐怕与我的意见不表同情，定然阻挡我的思想，啊！天主相帮我吧，使我认识谁是真天主吧。

（蹑脚走入花园，和尚，包赖蒙同上，）

和 尚：（把一纸写好的谕旨稿子，交包赖蒙）这是我草好的通缉令，请陛下删修。我想，只要把那人的年貌举止，服装，写清楚了一定可以拏到的。

包赖蒙：好，你念给我听吧 。

和尚：（高声读通缉令）旨谕文武官员，各省县市农工商学各界各团体知悉，目前寡人于亚司答劳神庙进香，不意行祭时，突来妖魔怪客，披发长须，手拽长杖，衣黑裾，扎皮带，面容枯黄，体瘦如柴，彼于进庙后，非但不行大德致敬，反信口狂言，唇骂寡人，污辱神圣，灭我古教，乱我法纪，击毁神像，桀傲不驯不法已极，寡人以神灵圣地，岂容任意躁践，因飭从员迅速逮捕，为彼身轻体灵，竟而免脱，如此罪大恶极之人，实属死有余辜，今竟逍遥法外，恐日后邪教惑众，妨害地方治安，寡人将何以对民众，对神灵！用是特识各界人士，一体严缉！如有捕获送案者，寡人一定从优褒奖，如若隐匿不报等情察实后，当一律同罪，切切此谕，另附图像一张。

（这时忽风掠树梢，飒飒作响，花影散乱，鸟声静寂，包赖蒙抬头，忽见巴尔多禄茂立于身侧，一时恐慌失措，不知所以；和尚则如中电，呆若木鸡）

圣人：要通缉我吗，我可爱的君主，我不会伤害你，请放宽心吧。

包赖蒙：（嗫嚅而言）你是人？是鬼？守卫竟让你闯进宫庭，闯进宫庭……

圣人：可爱的君主，为什么难为我？为了传扬真光，扫荡阴霾，我才跋涉山川，不避艰险的来到这里，是为了广播福音，破除迷信，能得到世界上人类永久和平，我才离乡背井，舍死忘生的来到这里。啊，可爱的君王，我虽不蒙谅解，确实没一点歹意呢。我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，是负着神圣的使命来这里传教的，一切颠连困苦，迫害欺凌，我全甘心忍受；只要救得一个灵魂，我也不算辜负天主的恩宠。啊，可爱的君王，我是愿同这里的名士，学者，硕贤，大儒认识一下辩论这真神的原理，如果我的行为，具有可疑；我的思想，实为误谬；并且，如果我真不能明证耶稣的言论，是惟一的救世曙光，那时，即使被处死刑，我也是罪有应得。啊，可爱的君王，给我这个机会吧……你们不是信仰亚司答劳神吗；会场就设在那庙的大殿吧。

包赖蒙：（私心自喜，以为胜利在握）好吧，请不要爽约。

圣 人：我是绝不失信的，再见吧。

（拱手与包作别）

（下场）

包赖蒙：和尚，这人真作怪，没等寡人通缉，他倒自己找上门来，也算是生有处死有地，等到这场论战完结，我定得到胜利，那时到他死刑，却怨不得寡人惨暴。啊，神明的亚司答劳神，你有报仇雪恨的日子了。

和 尚：在神殿开会，有神庇佑，当万无一失。

包赖蒙：万无一失，你再草一张征贤令吧，使各省府郡县，推选在野硕贤大儒，来京竞选，择优者使与怪客折冲，啊！这老人真可怜，作茧自缚，真令人哭笑 不得。

（闭 幕）

第五幕：

亚司答劳神庙，布景与第三幕同，但预设座位七八个，幕启时，罗兰在殿内洒扫，拂几拭椅，除污去垢，动作迟缓，神态忧郁，且频出烦言，刺刺不休。

罗 兰：（没精打采的以长柄帚扫着地）快晌午了，希包还不来，要我一人打扫吗？……这小子生来的势力眼，不够朋友，从前亚司答劳神灵验，香火盛，他整天的拍和尚马屁，这门限也给他磨

明了，本来也是么。就说从前香火盛的时候吧，香客的祭品布施，虽然和尚有独享权，可是我们喝的汁水也很肥呢。从那怪人捣乱后，神不灵了，香火也冷落了，这小子看看没油水，得不到香客祭神用的点心了，就压根不来了。今天皇上还有博士们，跟那怪人在这庙里辩论真理，也不知谁能得到胜利，亚司答劳神呀！（举目视神像）你旧日威名那里去了；今竟受治于人，并且是个贫病的老人，啊，我真为你伤心呢！你为甚么不言语呢？啊！说句话吧，今天这个论战，会场就设在这里呢，我希望你显个灵迹，保佑我们的代表，得到胜利，把那个昏庸的老人判处死刑。啊，亚司答劳神，如果这样，岂不是复兴本地的繁荣么，我小子也藉着享点儿福呀。

（这时，庙外草坪上，有人唱着小调，行近门前，）

古怪的老头儿，
真可怜！
为开新教来到这——异地河山！
真个是舌枪唇剑——一场论战，
辩不过群儒——死刑宣判。
谁收你的白骨？
孤魂夜寒，
你的家在那里呢？
云外？天边？
古怪的老头儿，
真可怜！

罗兰：（闻歌停立几侧，静听）是希包呢，这早晚才来，真气人。（如有所悟，喜溢眉宇）我要吓这小子一下，给他点苦头吃。（急登神几，藏于像后。）

希包：（步入殿门，绕室寻视）这几天上供果品一点没有，倒霉，罗兰……罗兰……肚子里饿的很，罗兰这东西近来也不是那里去了。今天皇上召集了全国的大博学大名士们，跟那个怪人辩论真神的道理，地点就在这庙里，我跟罗兰打扫这庙，天也不早了他

也不是那儿去了，这东西真懒，在那儿了？

罗 兰：（于像后发言，语音沉重）懒东西这早晚才来！

希 包：（惊愕）罗兰……罗兰……是谁呢…？谁说话呢…？是亚司答劳神吗？

罗 兰：正是吾神，

希 包：（惊恐失色跪倒像前）啊，亚司答劳神，你要吩咐小人作什么呢？

罗 兰：你这坏蛋，生成的势力眼；见得不到香客祭神的点心就对我冷淡了。以后打扫庙宇必须要小心，要干净，若有不恭敬之处，吾神定要罚你，记住了！

希 包：是小人谨记在心了，以后再也不敢懒惰懈怠事事都要小心了，请吾神息怒，有什么吩咐小人的，小人遵命就是。

罗 兰：你要赶快扫除圣殿，国王就来了，以后你得到祭神的水果点心时，要与罗兰平分。

希 包：上神的吩咐，小人敢不听命。

（言毕持帚扫地，移时和尚自外入，希包见有人来，惊喜如失重负。）

希 包：师傅，你来了，好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神又回来了，回来了。

和 尚：张狂什么？不快打扫，国王就来了。

希 包：我们的神回来了，同我说话了。

和 尚：（走向神像前，惊喜）是吗？

罗 兰：是的，和尚快预备会场吧。

和 尚：遵命，（和尚自语）我的福气又来了，这大概是为辩论真神的问题，我们的神要显灵迹吧？我去报告国王去。

（这时殿外忽闻人声嘈杂，由远而近）

希 包：国王来了，我们接驾去。

（希包与和尚同出殿门，）

罗 兰：（于像后探头，露半身）啊，闹到这骑虎不下的地步，我怎么见国王呢？若是国王看见我，我的命危险得很（沉思有间）好，一不作二不休，我做神要做到底，我豁出去了。（复隐身像后。包赖蒙率陶明、雷嘎、和尚、希包及学者两三人入殿。）

和 尚：陛下，我报告一个可喜可庆为我国莫大荣耀的消息。

包赖蒙：甚么可喜的消息？

和 尚：亚司答劳神又回来了。

包赖蒙：（狂喜）谁说的？

和 尚：跟希包说了半天了，也跟我说，要快预备会场呢。

包赖蒙：这是亚司答劳神的光荣，也是我国民的福气，神决不会要我们失望，遗弃我们善男信女的。

和 尚：我们知道，他是仁慈可钦的，今天这会我们占绝对优势了。

包赖蒙：（走向神几前，倒身下拜；起，向像问讯）啊，上神，我知道你是永远保护我们的，为上神的光荣，为国家的光荣，今天这辩论会，使我们得到胜利吧。

罗 兰：我一定要使国王的代表胜利。

包赖蒙：上神保佑我们不要我们认错真神。

罗 兰：你放心吧，我定与你们很好教训。

包赖蒙：（忘形的狂喜，向雷嘎）谢上神，雷嘎，你不是有好多问题吗，现在可以求亚司答劳神指教了。

雷 嘎：（（自语）恐怕他不能圆满的答覆我的问题，现在国王要我问她，我就试一试）（走近像前）上神，谁是耶解呢？

罗 兰：（迟疑良久）我不知道。

雷 嘎：如何！

和 尚：我们万能的亚司答劳神啊？怪人这时在那里呢？他会不会临阵脱逃呢？

罗 兰：等着吧，别问啦。

（圣人忽于殿之一角走出，众人拥挤倒地，退后惊惶异常。）

圣 人：（态度安闲，语言沉着）国王好，诸位好，我来多时了。

包赖蒙：好，你来了，请坐吧。

（众人都就坐）

包赖蒙：各位代表都来齐了么？我们就开始辩论吧。

（这时周希与一老者，张狂走来，与众人相见，老者着八卦服，梳道士髻，持羽扇，蝇拂，白发，长须。）

周 希：（对老者说）这就是亚司答劳神庙请进去吧。

周 希：（向包赖蒙致敬毕，周希，叫老者与众相见）

周 希：（向包赖蒙道）容臣子介绍一位大儒给陛下，为了缉捕怪人，我宿露餐风的日能奔波。真的，我像一头猎狗，在荒山里嗅着，听着为了捉到野兔。前天，我走到深山里，丰林芳草，花香鸟语，真是别有天地。在翳翳林木下，我看见三椽茅屋，远望屋前怪石一块，临近视之却是一老者，相谈之下，始知老者为泉大儒，学识渊博，精通各种言语。说到那怪人行径，老者深为愤慨，彼欲协助陛下，除此强暴，臣子为国选才，因特引来见陛下。

魔 鬼：山人本是山中隐士，在数月前，仰观天像，见一巨星光中代煞，我屈指一算，就知有一怪物要扰乱国家邪教惑众，我想救国除妖人人有责正想下山来 谓见陛下，适遇周希亲王，就此一同前来，与此怪物一辨，（言谈间露狰狞貌）

包赖蒙：大贤息怒，

魔 鬼：据说狂徒夸下海口，欲与国内英豪，唇舌论战；老夫愿自告奋勇，与此好雄相见，胜则为国荣光，败则，愿以身殉。

包赖蒙：大贤英风义魄，令人景仰，现在就以大贤出席，与怪客较量一下。

魔 鬼：（向众人说）诸位贤哲们，为攻击这怪物请诸位不要吝才，山人虽能与较量，但是在相当时间以与援助。（此时罗伸首自语。）

罗 兰：哎呀，蹲的我腰酸腿疼呀。

魔 鬼：（对圣人说）你这外邦人，根据何种的原则辩论。

圣 人：（态度从容）我们就从神学讨论起吧，我认天主为一体三位，造成天地，神人万物，无始无终之唯一真神。

魔 鬼：（态度稍缓和）这个问题，其实很容易驳倒你，可是还有浅近最明显的问题，你不是说耶稣也是天主吗？就在这篇上论辩吧。

圣 人：我懂清你的用意，并且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在攻击耶稣的人性；不这样你从前远不至受罚呢；真是顽固难化的东西，好，你往下说吧。

魔 鬼：你说天主是一体三位，即圣父、圣子及圣神，说明白些，你说天主是独一无二只有一个，是么？

圣 人：诚然，天主只有一个。

魔 鬼：但你分明说耶稣也是天主，而耶稣则确为另一位，如此则天主之非一，当不容置辩，非然者，则耶稣不为天主，或天主第一体四位。

圣 人：这话要分开来说：你说天主是一体三位，这是对的；若说耶稣是另一位，而非三位之一，这是不能承认的。

魔 鬼：但耶稣曾受傅油之礼，故必有人性。

圣 人：耶稣确是人性。

魔 鬼：然天主之所以为天主，则在其永远之天主性。

圣 人：诚然。

魔 鬼：说到这里，一切全明白了，因天主性与人性不并立，故耶稣与天主不合一，所以如认耶稣为天主，则天主之为二也无疑。

圣 人：你这论调以为来得很精通，只是结论错了，因为天在第二

位圣子有永远之天主性，同时也是真人。

魔鬼：这就不近情理了，天主之与人，相去天渊，焉能结合。（语至此，老者起立，便不屑再辩，众人亦同声附合，空气颇紧张，）

圣人：你不要忙，我们要平心静气的讨论出结果来。

魔鬼：单是人，因为他是人性怀胎的。

圣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祂根本没丢掉天主性。

魔鬼：单是人，因为他的母亲，也是原祖亚当的后裔。

圣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天主选了他做母亲，从无始就赦了他的原罪。

魔鬼：单是人，因为他是由母胎产生。

圣人：也是天主，因对那胎不是由男性结成。

魔鬼：单是人，因为他的肢体是母体的血肉。

圣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他的母亲生前产后全是贞女。

魔鬼：单是人因为他怕冷怕热。

圣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祂降生时，牧童们及三王不约来朝拜他。

魔鬼：单是人，因为他曾被父母丢掉在圣殿里。

圣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在稚龄他就在圣殿讲道。

魔鬼：单是人，因为他怕死，曾逃埃及。

圣 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到了埃及，埃及的偶像全塌了，同时埃及也得到真光。

魔 鬼：单是人，因为他曾在旷野挨饿。

圣 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他能四十天绝食。

魔 鬼：单是人，因为魔鬼曾诱他把石块变做馒头。

圣 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他一句话就把诱惑吓走。

魔 鬼：单是人，因为他的门徒，只是十二个穷人。

圣 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他选择穷人，是为了谦逊。

魔 鬼：单是人，因为门徒出卖了他。

圣 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他给那门徒洗脚，全不怀恨，待如好友。

魔 鬼：单是人，因为他死难受钉，不能自救。

圣 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补赎人罪，他甘心情愿受桀刑。

魔 鬼：单是人，因为就难临刑，他受莫大痛苦。

圣 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虽在死前，他还赦了钉他的人。

魔 鬼：单是人，因为他确因被钉而死。

圣 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祂战胜了灵魂的死亡，并且山川日月全在表示伤悼祂的死亡。

魔 鬼：单是人，因为他的遗体，给灵魂抛弃。

圣 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祂的灵魂到灵薄狱给古圣人开天堂的门。

魔 鬼：单是人，因为他如常人，被葬墓穴。

圣 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祂升天复活了。

魔 鬼：单是人，因为他在人间留下不少的事迹。

圣 人：也是天主，因为祂这时在天堂，坐主右，享永福，并且，日后要审到生死者。

魔 鬼：（折冲至此，老者已词穷理竭，羞愧无以自容）啊，我承认失败了！我是魔鬼，求你饶恕我这次的罪犯吧！（拜倒圣人是下，叩头如捣蒜，状极可怜）我承认并且确信，耶稣是人而天主，世界末日要来审判生死者。

圣 人：（以手画十字圣号，态度极平静，）谢天主恩宠，（向魔）你既失败了，这个你用来愚弄民众的泥像，因圣三之名，也下台吧。

（偶像忽倒地，碎为粉末，罗兰出现于众人前，一时灰尘飞扬，人语嘈杂）

罗 兰：哎呀，糟糕，亚司答劳神啊，你冤苦了我了。
（下）

众人甲：（神色颓丧）啊亚司答劳神，啊，神！

众人乙：（心情怡悦）是假不见真，啊魔鬼。

学者甲：（佯作欣容）我从来就怀疑这亚司答劳神。

学者乙：（言语吞吐）我早就认为新教必兴。

雷 嘎：（来往众人中，欣喜欲狂）耶稣万岁，天主万岁。

周 希：这孽障确有道行，神像全给毁了，啊，这孽障。

魔 鬼：巴尔多禄茂，你虽是毁坏了这泥像，但陶明是永远属于我的，你却毁坏不了，因为他发誓献给我了，

圣 人：你不能永久占有陶明，他能自主，能废除从前的约。

魔 鬼：约是不能随便废除的，即使诉诸天主，陶明亦非我莫属。

圣 人：天主为惩罚陶明的过失，那是天主的公义许你暂时占有他，但天主的仁慈也会怜惜他，取消你们的约的。

魔 鬼：暂时吗；什么生意，什么做法，我曾经理这营业的在极短期间，我使他们君不君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人伦变乱，使国家发生战争，使社会风俗败坏，我给你看到我的成绩如何。

圣 人：不要太乐观吧，你要知道，你的身体上是桔着锁链的。

魔 鬼：（此时露狰狞状大声说）啊，那锁链我要挣脱他的。

（闭幕）

（此幕上演，似较困难，剧中动作亦稍板滞，圣巴尔多禄茂与魔辩证时，一为宗徒，一为魔鬼，辩来，针锋相对，凿柄不容，言词严谨，态度激昂；但其余在场人，虽于二人胜负，非常关注，然于二人辩证，则不了解，故其忧其喜，亦只随二人之神色动作转变。当魔鬼与圣人辩证时，众人最好能以面部表情，说出空气紧张，庶不至过于呆板。）

第六幕：

（皇宫的早朝殿，殿为三楹·窗牖四辟院内翠竹掩映，花草繁茂，景像颇为清幽，殿内装璜极尽皇室富丽，正中设宝座，座之一旁

有小几，几上置花冠一顶，莽袍一袭，权杖一条。百官之座次，翼列宝座之两侧，幕启时包赖蒙独坐殿内，若有所待，俄顷，仆自外入）

仆 人：陛下，那老人已到，在待朝殿候旨。

包赖蒙：就让他进来。

（仆下，旋引圣人进殿）

圣 人：陛下福寿无疆！（语时致敬礼）

包赖蒙：大贤少礼请坐，朕自那日在辩论时得聆真理圣训深感幸慰，现在院有一事甚为焦急，要待大贤指示，

圣 人：我已预知陛下召不才入朝的意思。

包赖蒙：我个人想象的事大贤如何能知？

圣 人：天主圣宠，时常赐我这思典，

包赖蒙：如此就请大贤指教。

圣 人：陛下是因了太子身体违和，时作狂言呓语，毁坏什器，殴打宫人，虽是关在房里，锁着铁链，但门自开，链自断，医药罔效，百官束手。啊，我知道，陛下召我进朝，是因了太子的病。再着，自那日辩论结果，得到真理胜利，并且，天主发显仁慈，使朝野及民众们皆承认全能的天主是独一无二真神，万物真原。同时那不肖之徒结党叛逆，与承认真理的忠实信徒相仇杀，以至日来瘟疫流行，匪盗蓬起，叛徒乃蠢然思动，纷乱之情行将扩大。啊，我知道，陛下是忧心着那预言家说的如陶明为太子，天下将不治呢。

包赖蒙：大贤的明智，实堪钦佩。子病，民饥，盗匪猖獗，叛徒窥伺，社稷之垂危，间不容发，啊，寡人德薄，罪及庶民，望求

大贤，代祈天主垂怜，灭此灾祸，救民众于水火而登衽席，使天主之信徒，精诚团结，肃清叛匪，得到永久和平实现基利斯督真理的証据。

（这时，周希于殿前花丛中走来，欲入殿，闻谈话声，因转向殿侧西窗下窃听，俄倾雷嘎亦来！转向殿侧东窗下窃听。）

周 希：（自语）这孽障要蛊惑万岁了。

雷 嘎：（自语）啊，万岁也敬礼宗徒呢！

周 希：社稷怕要给畜生断送！

雷 嘎：从此真教昌明，国家升平。

（两人如听纶音佛语，惟恐漏掉一个字）

包赖蒙：寡人恩赐你，这莽袍，这花冠，这权杖，从此留此朝里，按公爵受禄，并且，赐你治理国政之权，以辅佐寡人，

圣 人：谢陛下知遇之恩，但所赐爵禄，则不敢领受。若陛下用我辅佐，不才愿尽我所能。但我们是耶稣门徒，天主的勇兵，只知忍受害难，救人灵魂，是我惟一的使命。至于暂世的功名利禄，富贵尊荣，虽上至人君亦不过瞬息即过，所以世上虚荣，则不愿沾染，我这衣服很方便，白天走路快，夜来能御寒。我的长发能遮风，蔽日，好过花冠，感谢陛下，顾怜我的艰难，收回所赐，

雷 嘎：（欣喜）跟随耶稣的人，是这么鄙薄虚荣。

周 希：（愤激）这假善人，惯会装腔作势。

包赖蒙：虽然如此这花冠可以作个纪念吧？

雷 嘎：（喜极，身不自主的走入大殿，取花冠送于圣人）啊，我给你戴这花冠吧！

周 希：（面作怒色，急驰入殿门，夺花冠）这妖孽也配戴花冠！

（周，雷相持，几欲动武）

雷 嘎：你可得如此无理？

周 希：啊，这花冠，这花冠上爬满蝎子了。（撒手倒地）

圣 人：（一身手挽周希，扶之立起）起来吧，我不忍看你堕落下去，这花冠可以归于你有吧。

包赖蒙：在寡人跟前，居然动起武冻，你们还懂法纪吗？

雷 嘎：（羞愧状）我没错呢，我只是替陛下给贤者加冠。

周 希：不给这妖孽戴花冠，是为国家的体面，为陛下的尊荣。

雷 嘎：这人使我们识得真神，走入光明，我们应当尊敬他，这是我们的光荣，体面。

周 希：这人毁坏神像，污辱群贤。

包赖蒙：在寡人前，还这样恶斗凶殴，成何体统！啊，大贤，这花冠你是必要接受的。

圣 人：陛下所赐实不敢领受，望陛下原谅，现在我先将太子的病治好，以解陛下的忧心，而表示我感谢知遇知恩。

（这时，忽闻宫中人呼狗吠，乱成一片，陶明跑东殿前，囚首丧面一衣服褴褛，跣足，袒胸，手击铁链，已挣断，彼于殿前花丛中，胡跑乱闯，有如疯狗，四五仆人，手持棍棒铁锁链，追随于后。）

包赖蒙：又是陶明呢，求大贤矜怜他吧。

雷 嘎：啊，大贤哀怜他吧，天主赦免他吧！

周 希：啊，天主，你饿不死的天主！

圣 人：（作默祷状，毕，步出殿门，众人随于后）我愿意见太子呢。

（陶明于花丛中乱跑 这这时恰来殿门前）

包赖蒙：陶明，求大贤哀怜你吧。

圣 人：（以杖指陶明）认得我么？你这没耻的东西！

陶 明：（停立阶前全身抖颤）你有权柄管我吗？

圣 人：天主赐与我权柄，我要你跪拜这手杖这手杖上的苦像。

陶 明：（狞恶的怪笑）你的手杖？对真天主我还不折腰呢，（以目视雷嘎、周希）你们二位也在这里啦！

雷 嘎：我看你非常的难过。

周 希：很好！这都是那人宣传天主的缘故。

陶 明：（以手指圣人）你听见啦！这两个人是我喜欢的，这个（用手指雷嘎）更是我喜欢的。

圣 人：恶神，不要太恣肆，会惹天主教义怒呢？你对这人的苦难，还认为不满意吗？

陶 明：天主，天主也讲公理的，是这人（以手指自己）把自己的灵块肉身交付给我，我现在只是享受我的所有，行为是合法的。巴尔多禄茂，你不要侵犯人的权利吧。

雷 嘎：真可怜哪！

包赖蒙：他疯的真可怜，你给治好了吧。

圣 人：（闭目默祷）（此时有音乐之声由幕上来）（唱着说）可以。

圣 人：魔鬼能得胜么？（唱着说）不能，

圣 人：谁能相帮我？（唱着说）天主。

圣 人：（睁目对陶说）这人虽被你蒙蔽，一时截定出卖灵肉契约，但他的灵魂肉身是属于天主的。

陶 明：天主已赋与他自主权，处理自己的身心。

圣 人：但他会求天主，赦免自己的罪过。

陶 明：求天主：那我是不容许的，你知罪人的心，就是我魔鬼心，他的主权，就是我的主权。

包赖蒙：真奇怪！明明是陶明说话，怎么不是他的口气呢？

圣 人：以圣三的名义，我命你暂时居住在他的发梢，把他的灵魂明悟，口舌交还他吧，跪下朝拜这十字架吧！

陶 明：啊，惨酷的命令，强权者的命令，我是弱的，只有服从。（倒地）

圣 人：陶明……

陶 明：（力殆神疲，如久病新愈，环顾左右，如大梦初醒。）啊，谁叫我的？（睹众人，益惊愕）（雷嘎、周希扶陶明起）

包赖蒙：（惊喜）陶明，认识我吗？陶明……

雷 嘎：太子，身体好吗？

圣 人：（以手轻拍陶明）你的身体好吗？

陶 明：（注视圣人良久，旋颌首，如忧然有所悟）我身体很好，却同有一个蝎子从我身里头出去似的。

圣 人：你从前把灵魂肉身献给谁了？是否定过什么契约？

陶 明：（羞怯状）我同亚司答劳神定过契约。

圣 人：现在悔悟吗？认识天主吗？

陶 明：我痛悔了，我愿在天主前认罪！（神色忽变，语音亦粗暴）我不后悔我要履行契约。

圣 人：（愤激状）恶神你来迟了，他已经对天主认罪了。

陶 明：（面貌狰狞状极凶恶）我半点也不迟，他是属于我的。

周 希：（恶意的冷笑）看见吗陛下？太子并没好。

圣 人：（举杖欲击状）你这可诅咒的东西，他已对天主认罪，你还撒什么刁；你以么天主的羊任人宰割吗？

陶 明：（惨呼如鬼唬，全身如筛糠）拿开那十字架，我走，我就走，我要到高山的顶峰，推下大石块，压陷这块土，捋烂人，畜庐舍。

圣 人：（声色俱厉）我要你赶快走，好生走，不许踏断地上的一根草。

陶 明：（畏惧状）我听命，听命，因为我挣不断身上的锁链。（这时陶明忽晕厥倒地，空中如风雨骤至，忽忽作响，于众人惊骇中，

圣人亦不见)

包赖蒙：(急附身抱陶明)陶明……

雷 嘎：(跪地祈祷)耶稣，救我们的苦难吧；天主，哀怜我们大罪人吧！

周 希：(恐惶失色，跌竟如醉汉扶陶明起)那妖孽，那妖孽！

包赖蒙：陶明陶明……

陶 明：(作甦醒状)谁叫我呢？我替亚司答劳神攻打仇人，怎么在这里呢。

包赖蒙：你好了么？

陶 明：我好了，可是有什么病呢？我怎么迷迷糊糊过这些日子？啊，或者是应验我诞生的预言吧？哎！真神呀！赏赐我光明吧。

包赖蒙：陶明，你来，我想出一个上谕，使全国人民，都承认钦崇基利司督是真天主，否则按律治罪。

周 希：啊，了不得！如果上谕一出，我的地位就丢了，快想别的法子去吧。(周下)

闭 幕

第七幕：

在荒旷的山野，岗峦起伏，岭脉重叠，峭壁峻岩，险壑幽冥，时近晚秋，草枯木落，寒风凄飒，景物颇为萧瑟。幕起时，周希背负行囊，手持长杖，在山野慢步，不时抬头看看日脚，望望眼前的路，似颇有日暮无归之感。

周 希：天又黑下来了，今夜只有在旷野过宿了，从太阳以露头就上路，整天水米不打牙，夜里还不知道睡在那里。啊，我这可怜的人，我恨不得生吞了那孽障，是他要创什么新教，赶走我们的神，愚弄我们的皇帝以致闹致天灾人祸，民不堪生命。现在，我是什么希望也没有了；包赖蒙同他的儿子全中了那孽障的毒，要驱逐全国和尚，拆毁神殿，强迫要入信新教；我是宁死也不同这般人合作的！但愿亚司答劳神，天地……什么神全好，把这般暴徒管束一下，罚他们眼瞎，口哑，猝死……可是，我是失败了！此后孤零的一个人，过流浪的苦日子，我不愿回故国，因为没脸见父亲，啊，谁是我的朋友？何处是我的家？

（此时路旁一大石，忽掀动，摇摇欲起）

魔 鬼：啊，可怜的朋友，不要悲伤吧，我始终同你共甘苦。

周 希：（环顾周遭，寻声之所由来）啊，没人，是谁在说？莫非是幻想么？

魔 鬼：（推巨石于一侧，头露出）认识我吗，朋友？

周 希：（惊愕转身欲逃，旋止）你是神吗？是亚司答劳神吗？

魔 鬼：不要问我的名子吧，我们全是被那孽障陷害到这地步。啊！朋友！我们是站在一线的。

周 希：我们仇敌既是一个，那我们就团结起来同他拼一下。

魔 鬼：可怜我被囚在这里，周身捆绑这火链子，动转不得身体，但我能参预机宜以除彼獠，解决你的痛苦，要你得到安慰，你快这里来吧。（魔自语：因为犯罪的人有主权，虽然我不能找他，但他却能找我来）

周 希：请问计将安出？

魔鬼：因了这次事变，亚马呢亚的和尚，多逃难到你的祖国，所以，最好你能赶回国，要你父亲写信给包赖蒙，佯说听到因了提倡新教，亚马尼亚日渐富强；所以自己也希望把教士接来，宣传新教，这样异端消灭，真教广扬，人民思想确定，国家渐臻升平。那孽障知道这消息后，定然喜不自胜，欣然就道。这时，你就可结合同志，联络和尚，于途中谋杀之，并且，我知道那厮一定从这带山地经过，你看着那条爬上山岭的白线吗？那条崎岖蔓延的白线吗？那是从亚马尼亚到你祖国去的要道。你回国后，一方要你父亲给包赖蒙写信，一方从速把和尚组织起来，把他们带到这山里，埋伏在这条路的附近，这样守株待兔的就可以垂手成功。

周希：你这策略，的确高明，的是我的祖国，路远山遥，不知何时才能到达？

魔鬼：（于洞中取出一火把，长尺许）这全没难处，只要你把这火把在室中挥舞一下，立刻就会浮出一朵彩云，踏上云头，任风吹送，今晚你就可到达祖国。

周希：有这法宝，当然就没难处了，后会有期，我就此告别了。（持火把挥舞，室中放出火光，愈展愈大，周希于火花中不见）

魔鬼：（以计划初步成功，颇为欣悦，因作歌自愉。）

不是老夫心小量狭，
暗地里谋害冤家，
巴尔多禄茂啊，
是你假天主权威，
行为乖张不守法，
毁坏我的偶像，
劫夺我的俘掳，
还烂用职权把我上枷，
哎哟，这火的锁链，
直痛的我死去活来，
钳的我遍体创疤。

巴尔多禄茂啊，我们是不共天日的冤家，老夫虽是被你囚在这里，过这欲怨不得，欲死不能的苦日子，但我是不会向你屈服的示弱的。并且，我这样的被囚，并不是你的光荣，依恃天主的威权来泻私愤，我为你羞呢？啊，天主也这是你的公道吗？使你的宗徒这样不名誉的得到胜利，是你的公道吗？如果我也有自由，两方对垒起来，见个高个那时即便是死，死也心甘呢？

（这时，瑞云千朵，浮现碧空，娟娟歌声，随风飘来：）

我们带着福音来了，
我们带着和平来了，
福音跟了风，
吹到城里，村里，
每人的心里，
和平随了雨，
落到山里，田里，
每家的院里，
啊，福音的风，吹，
和平的雨，落，
吹落到城里、村里、心里，
山里，田里，院里，
世界融溶在一齐，
同浴主爱好天地。

魔鬼：又是那般无聊的天神呢，趋炎附势，谄上傲下从不把老夫看在眼里。我恨这般没耻的下流东西呢！有一天，我挣脱这锁链……这锁链。啊，天主，你的公义在那里？把我囚在这荒凉的深山，捆着锁链；却使你的宗徒在人间夸公德，啊，天主，这是你许给我的自由吗？

（这时，捆绑魔鬼的锁链，忽纷纷断落，魔由惊愕而狂喜，跃出山洞，从头到脚的把自己上下打量一下，兴奋的狰恶狂笑：啊，巴尔多禄茂，活该你犯在老夫手里，天主使我自由了，今次我就到亚马尼亚去，使驻军哗变，焚烧劫掠，杀进皇宫……杀进皇宫。但未必就杀到那孽障，如真个给他逃脱，打草惊蛇，反为不美啊……我还是在这里等他吧……周希这东西还没音信，真是废物

周希与和尚。

（四五人，神色倥偬，匍匐行于山坡，周见魔鬼喜极。）

魔 鬼：（狂喜）怎么迟延这许多时日你才回来？

周 希：我到了赵国，对我父亲说了你的计策，他很喜欢，于是我就按你的计划努力进行。来时我在山脚下的林里，看到一个人，中倭身材，披髮长须，手持拐杖，正像那土鳖呢。

魔 鬼：好，你看清了吗？

周 希：我想不会差的，那东西即使剥去三层皮，我还可认得出，

魔 鬼：那好极了，你领和尚到那块石后藏一下，等我叫再出来；我在这路口等那厮。

（周希率和尚急藏于一巨石后，魔鬼坐于路侧，作沉思状，圣巴尔多禄茂于山下林中走出，缓步登山，且行且歌，心情颇为欣喜，走至山腰，圣人放下行囊，坐树下稍息，这时，虽入深秋，溪涸木落，草枯花萎，但翘首碧空，净洁如洗，俯览大地，苍茫万里：大自然之雄浑，亦颇堪爽人胸襟。圣人正在欣赏这晚秋山景，林中忽飞出一孤鹫，鼓翼长鸣向亚马尼亚国都飞去，圣人百感交集，不知是悲是喜，一时竟流下眼泪。

圣巴尔多禄茂！（口中作歌，）

我的栏太不坚固了，
木栅倭倭的，
蔽雨的棚也没有，
啊，我的羊昨夜安否？
将来数不清的风天雪夜…
豺狼任何时都会跑来，
啊，我的羊！

虽是他们的信德才抽芽，但天主是会降福他们的，现在睡在旷野

里的羊群，任风吹雨打，狼拉狗扯，全没人注意！啊，我还是赶路吧，盼不得早一天见得这可怜的羊群！

（负起行囊，预备行路）

魔鬼：（自语）他真高兴，这样的热心传教，走这危险道路，我叫他先尝尝我的报复吧！（走近圣人）指示我一下吧，迷路了，这大半天，没走出这个岭。

圣人：这路很平稳但是指示世人的迷途，正是我的天职。（细看他）啊，是你吗？丑东西。

魔鬼：还认得我吗，巴尔多禄茂？现在狭路相逢，却怪不得老夫手毒。

圣人：（欲以杖击魔鬼）我们就较量一下吧，可咒骂的东西。

魔鬼：周希，来呀！（周希与和尚齐出，手持棍棒铁尺，向圣人奔来）

周希：（怒视圣人）认得我周希吗？你这土鳖。毁坏我们的神像，惑乱我们的君主，民众全给你弄到混头混脑的不辩是非了！到处拆神庙，信新教啊，你的新敌呢？你的天主呢？从前我偶然在你跟前倒伏一次，现在你该拜倒在我跟前啦。

和尚甲：同他缠行么，赶快杀掉完事。

圣人：你们不要骄傲，如今是你们的时候了，并不是我失败，正是我最终的胜利。

和尚乙：他念咒呢，赶快下手吧！

魔鬼：不忙，我们要先剥他的皮，再挖他的心肝。

圣人：（于贼众中，欲跪地祈祷不果，因伸两臂，仰首视天）吾主你要我饮这苦爵，我完全听命，我现在什么全不怨恨，全不想，只希望着见你，我甘心为成全我的愿望，奉献给你，主啊……

（于贼众横暴哄喝中，幕徐徐闭）

第八幕：

陶明的书房，窗明几净，图书满壁，屋正中设一几，上置零星用品，展开书一册。南壁开一窗，窗下有几一，椅二，西壁有小门，通内室，幕启时，陶明以手支颐，几案头微睡，雷嘎自外入。

雷 嘎：（走至太子几前，持书把玩）是创世纪呢，太子公务繁重，又要阅读圣书，难怪不困倦了，持书坐椅上读片刻，旋立起，啊，宗徒走后，真是寂寞得很，但是他传教的热心，不顾一切艰难这样爱德勇敢令人钦佩的很，怎么？这些时日全没半点音息，真使人焦心，到我祖国去的路，漫山旷野，人烟稀少，这年月又不平静！啊，怨我自己呢，当时不拿定主意伴他去……没法好想了，我写信给父亲，求他照料宗徒吧！并且我盼望我父亲热心钦崇真主，使全国民众都信奉真教，我先写信去。

（置书几上，走入内室。魔鬼与周希同上，周持刀状凶恶，二人且行且语，神色鬼祟，走至书房门前，魔鬼入，周则掩身门侧花丛下）

魔 鬼：（走近陶明轻拍其背）好睡，好睡，

陶 明：（睡眼朦朦）谁？是谁？

魔 鬼：你的主人，

陶 明：（惊愕）谁是我的主人！你吗？我们早没关系了，

魔 鬼：你说的倒干脆，我们的条约呢？

陶 明：废除了，不过从前为得我的自由求你相帮我，现在宗徒巴尔多禄茂用这新教法律已经给我废除了，并且，他能使我得到真实的安慰。

魔 鬼：（惨然冷笑）还提巴尔多禄茂呢，他早被强盗戕害挖出心肝，皮全剥了，谁来相帮你呢？

陶 明：我的可爱的宗徒！（晕倒几侧。）

雷 嘎：（闻声！急于内室跑出，扶陶明立起怒视魔鬼，戡剑作欲击状）你这戮千刀的臭东西！竟敢到这里作孽！

魔 鬼：动武吗？从前你也是我所有的，老夫有法对付你。（夺门出，雷阳追下）

周 希：（走出花丛）我正好先结果了陶明，再找雷嘎算账。（走入书房）

陶 明：（见周希持刀，来势凶恶，惊惧，呼救）雷嘎，雷嘎……

周 希：（冷笑）啊，你喊什么？雷嘎你的天主呢？我看谁能救你？

陶 明：（失声狂呼）巴尔多禄茂，巴尔多禄茂……

周 希：你没听说巴尔多禄茂叫人杀了吗？

陶 明：有我的信德足能相帮我！

周希方欲举刀杀陶明，屋内忽红光辉耀，强光夺目，移时，空中闻歌声，清越悲壮，周希全身抖颤，刀脱手堕地。

信赖耶稣的人，
永不忧伤；
有天主作屏帐，
魔鬼遁藏；
总令魔焰炽张，
殉难死亡，
只是抛掉世苦，
换得天堂；

这时院内语声躁杂，包赖蒙，雷鸣亦杂众人中，仰目视奇像，周希与陶明走出书房，与众人见，时空中祥云灿烂，瑞气氤氲，圣巴尔多禄茂端坐云上，笑容可掬，云愈低，则愈黑，至最下层，则变为浓烟，众人于黑烟中睹一怪物，身缚火链，张口伸舌啾啾哀鸣。

周 希：这是什么音乐，使我没得下手？

陶 明：这就是巴尔多禄茂宗徒圣人的音乐。

包赖蒙：这是什么音乐？使我感觉快活。

雷 嘎：啊，天空里多末光明，美好呀。

包赖蒙：周希你拏刀要杀谁？

周 希：这音乐使我要杀自己才痛快。

包赖蒙：你们听见音乐了吗？

周 希：不但听见了音乐，并且看见天空的彩云发光，非常美丽，托着一个宝座，座上坐着巴尔多禄茂宗徒，面上发异光脚下跣着一个很丑的怪物，周身捆着火链子。

圣 人：（于云上与众人拱手）亚马尼亚的民众，我祝福你们，我众宣传圣教，舍了性命，这就是我最后的胜利，我实在的告诉你

们，坚信耶稣圣教，战胜魔道， 在任何危难中，不畏怯，不退缩，宁为正义死亡，不苟且偷生，天主是永远援助你们的，使你们永久和平，我现在就告别了，愿将来相见于天堂。

魔鬼：（于黑云中惨叫）巴尔多禄茂，稍待片刻，我也要说一两句话；你们听着， 我就是你们崇拜的亚司答劳神，你们从前都是我的奴隶，就是陶明的瘟病也是我负了他。自从这个宗徒传扬天主的福音，我就绑束起来了，但是不是他的能力是天主藉他的手捆住我了，若是，后来我得了自由，定还要相帮你们。

圣人：这肮脏东西到死还诱人犯罪滚下地狱去吧，以后永远不能挣脱这魔鬼的锁链。

（魔鬼全身发着火焰，像从山上滚下的一块石，跌跌荡荡的没入浓云深处， 旋不见，祥云于此时，亦聚散飞扬，缭绕上升）

包赖蒙：我们亲见这圣迹，还不动心么？感谢天主吧！

周希：（跪地哀求）巴尔多禄茂，求你哀怜我大罪人吧！以后愿忍万苦，受万难以赎我罪！

（众人伏地跪拜，目送圣人，祥云袅袅飘动，渐高渐淡，终于不见，幕徐徐闭。）

（全剧完）